

澄心凝神省事息慮慎起居節飲食使血氣循軌精神  
內固則

上天錫啓聖之祥宮闈衍多男之慶不占有孚方自茲始  
幸無深掛

聖懷也臣等竊謂遷陵之事不必下羣臣議恐有喜功干  
進之人巧貢諛言以惑

聖聰若密論議禮諸臣必當與臣等之論相合矣惟  
陛下慎之察之

論大獄奏對

嘉靖六年九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蒙

發下署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侍郎等官桂萼  
張璉方獻夫等一本前事內稱伏承

皇上以犯人馬錄所起寃獄付之推問一應在繫人犯俱蒙  
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擬議者是欲戮一人使千萬  
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援  
馬錄一人之生特因未決之張寅猶可以矜當死之馬  
錄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面未遠充軍遇

赦不宥是則刑之當也等因臣等見其所奏用法以為得中  
照議擬票上

請節該欵奉

聖諭此起事之因雖於衆人所成而錄係巡按之官巡按官果能行公執正他人何得黨而爲之推原其罪本在馬錄等謂不必殺令其禍及子孫書曰罰不及嗣不如將錄戮於市曹彼自造其罪豈不謂之得中欵此臣等捧誦再三仰見

皇上聖德如天雖霜雪摧殘之中實寓雨露發生之意故殺馬錄者欲戒酷刑故入之官用全將來民命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辟以止辟

皇上是心乃虞周聖王措刑止辟之心也等語既已明正其罪又何敢故求其生但

祖宗制律具有成法死刑各有明條法之所在不可少有推移使馬錄有當坐死罪之律法司具獄以請殺之可也今所坐之獄律不該死而遽殺之則於

成法有干天下後世將謂律法可以推移高下其手人將無所措其手足矣况今法司所擬強盜人命犯必死之罪坐當死之律者

聖意每不肯加刑常欲生之不嗜殺人之仁可以動

天地格神人而於律不該死之馬錄必欲誅之則非

皇上欽恤好生之初意矣臣等竊謂馬錄之法止於烟瘴地

面充軍為當

聖諭又引罰弗及嗣之訓為言尤見克寬克仁之德但虞舜之流放竄殛亦皆緣坐其子孫今之真犯死罪蒙有免者亦皆永遠充軍此法坐之馬録未為過當臣等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

進伏乞

聖明憐察

論進貢人夫奏對

嘉靖六年十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欽蒙

聖諭胡世寧言河道本中云南京進貢舡起數甚多朕常念及此實為害事况聞前日管運內官十無一二好者皆指稱科取一處稍失應付日夜搜求久留坐害或將百姓迫為盜者甚非朝廷愛民之意今所進貢皆係祖宗定制雖不當革可定其起數用船幾隻着差委廉靜內官管運或有可併者則併為一起亦少減民困苦與鄉等議處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民困之意至於如此

杜稷蒼生之福也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四方貢賦惟正之貢往時額外之徵無名之歛

一切革罷今所進貢皆

祖宗舊制以爲

上用誠不可缺但起數有常格裝載船隻亦有定數見行  
事例裝運之時供委科道兵部官監視不許多撥船隻  
而固利之徒憑借聲勢逼迫多撥者比比有之如一船可  
裝之物却撥兩三船因而夾帶私貨以圖營利附搭閑雜  
人等以索船錢大抵起數不能減而船隻則可減也其管  
運內臣安靜守法固有貪刻害人者亦多所過之處多  
索人夫勒索打乾銀兩不遂所欲或至毆打官吏綁吊  
夫役裏河一帶驛遞甚遭其害雖累有

明旨禁約尚多不知悛改合無傳

旨與兵部着備云欽奉

旨意行與南京內外守備叅替官員查進貢起數可省者  
省可併者併其裝運之時務照舊規着兵部科道官監  
視儘船裝載不許多撥省一船則省一害矣管運官員  
務選老成安靜守法知事官員勿信奸貪之人營求差  
使覓利害人仍令都察院出榜禁約自儀真起直抵張  
家灣凡進貢黃馬快船經過只照闕文應付人夫下水不  
得過十名上水不過二十名不許多索合用廩給口糧  
亦止照闕文應付不許多索要下程乾折銀兩倘有似前用

強需索毆打官吏綁吊夫役違法害人迫民逃竄者巡  
按巡河等官先將為首一人拿與被害人員對問供招  
明白干礙應叅內臣指名奏

請定奪亦不許指此縱容地方人等上船妄拿多人以致互相  
爭競毆傷公差人役阻滯供應一體究治毋得徇然此  
害不獨進貢船隻為然其兩京文武官員依憑勢要乘坐  
官船多索人夫過關食米皆未免貽害地方亦合通行  
禁約一應公差往來官員人夫照奏定事例差撥廩給  
口糧照例應付敢有違犯經該衙門一體拿問叅寃如  
此廢足以廣

朝廷愛民之意今擬傳帖

上進伏乞

聖裁

論土魯番夷情奏對 嘉靖六年十一月

臣某等謹

題為夷情事照得土魯番夷情先該兵部會議具題節該奉  
聖旨番爾速壇滿速兒牙木蘭逆

天負恩屢犯不知改悔本當舉兵問罪又恐濫及無辜已令  
守臣閉關絕貢永不與通今乃屢違番文哀告求貢念  
彼遠夷不足深較但未見有悔過輸誠實跡兵部便行

與甘肅鎮巡等官將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等羈  
留肅州馬匹方物查驗安插還寫勅着該部還差通  
事譯字官各一員責領同彼處撫夷官帶領其餘夷使  
親去遠壇滿速兒牙木蘭宣諭他若果有悔過實心獻  
還哈密城池先年搶去甘肅等處人口俱各送還仍將  
教唆犯違首惡番人為首的拿解鎮巡官處監候處治  
取有真正印信番文奏來方許照舊通貢如違命不悛  
決不再赦拜牙隴委身番夷棄國辱命不必尋究就彼  
訪取哈密的派子孫相應承襲的來說欽此

天語丁寧

皇威有赫真足以壯

中國之威而奪外夷之氣矣但差官賚

勅親到土魯番地面宣諭一節臣等不能無私憂過慮輒敢陳  
之甘肅至哈密衛一月之程哈密至土魯番國土又一月  
有餘先該鎮巡官太監張洪都御史唐澤總兵姜奭等  
議奏止是欲今次差來親信頭目馬黑麻虎力羈留內  
地俾之進未得貢退未得歸機權在我以懾其驕悍之  
氣特請

勅書一道就差見來夷人三五名賚回切責速壇滿速兒諭  
令獻還哈密城池送還人口頭畜什物待其果能悉遵

勅旨則畧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許其通貢等因既而尚書桂萼具奏并下兵部會官議處乃欲選差精熟夷語通事譯字官各一員領

勅宣諭親授速壇滿速兒王務通其意荷蒙

皇上允行今切思之差去通事譯字官在

王朝官職雖微出使外境於

國體則甚重各官之意只以番酋志在求貢保無他虞但犬羊之性終不可測受

累朝浩蕩之恩荷

列聖含容之德服而又叛去而復來至再至三不知改悔比年

入貢之使尚在國門侵掠之兵已至嘉峪豈信義之所能結文告之所能致者哉

皇上不追既往因其屢通番文哀告求貢降

勅宣諭許其自新此王者無外之仁古帝王不治夷狄之義彼雖犬羊亦當翻然改悟矣

但自前撫夷多係本邊人員體勢尚輕今以

天子之使貴

勅前去萬里往還出入於沙漠不毛之地事變所不能無况沿途在北山尾刺達子黃毛達

子各種番人雖土魯番人畜亦或被其剽掠時有讐殺

天使經過既無軍馬護送又無郵傳應付倘有疎虞蹤跡不的根困難究有虧

中國之體不可不為之慮也臣等以為莫若照甘肅守臣初議請

勅一道齊赴鎮總官處令其選擇本邊撫夷官員帶領精通番文諳曉夷語通事統同

彼處差來使教人齊往哈密王魯番地而親接運糧滿遠地牙木蘭等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禍福利害如彼果有悔過之誠獻還哈密城池送還掠去人口我即開  
自新之路許其入貢倘或執迷不悛虛文玩慢行差去人員回還仍當閉我關  
門絕其貢獻若再敢侵犯

皇上已命大臣區畫兵糧我之內治既修隨宜戢守有備無患如此我不失尊大  
之體彼亦不敢萌覬覦之心似為穩便其原擬在京通事譯字官似  
不必差臣等所見如此伏乞

皇上少留睿思裁決可否降

旨施行

論足國安民奏對嘉靖六年十二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發下吏部尚書桂萼所題修復

舊制以足

國安民事一本臣等三人反復詳看再三等度無非體

國恤民之意本官尚義好古但所見不能無偏故措之於  
事則多不達施之於民則或不順臣等固當協力同心共  
襄

盛事然亦不較雷同附和以遺後難詳等所奏三事分豁  
災傷田租里甲官糧二事雖有空礙或可參酌而行



宜令戶部議處覆奏但後一件分豁南北糧土欲將  
北方地土均量頃畝一其科差南方官糧不論輕重  
均爲一則其意雖善其論雖美但事干

舊制孰敢紛更版籍已定不宜輕改北方地畝止是廣狹不  
同不甚相遠若南方官糧所起科則有三斗六斗七  
斗至八九斗甚則至一石一二斗俱洪武年間

太祖高皇帝所定百六十年未之有改各民屢世相承雖  
苦不自恤然科則既繁糧里得以魚緣為弊那移  
飛詭之患誠不能無要在官得其人而已且地有高  
下土有肥磽彼糧之重者地或肥美所收米穀多至

三四石糧之輕者在瘠薄之地所收不及三分之一是  
烏得而同之乎大抵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而同之  
徒為亂階夫人之情孰不樂輕而惡重彼減重為  
輕者人固欣然後之加輕為重者其不疾首蹙額腹  
誹巷議者幾希矣勢雖迫之以威力待之以嚴刑至  
再至三而後可定古今天下豈有拂人之情以威刑  
迫脅成事而後可免於後艱乎臣謂均糧之法若行  
始則奏告紛紛終則奪攘蜂起屬階必自茲始古今  
異宜均糧可行則均田可行均田可行則井田可行  
矣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弊而厘之存乎其人若見其

法之有弊而欲更法以為良恐一法立一弊生法未能  
行而不知為奸人開幾番騙局矣語云生一事不如省  
一事興一利不如革一弊此有見之言也臣等近日切  
觀諸建議者多好更張名為復

舊制實紊

舊制名為復

祖宗之法實則變亂

成法夢魯曾歷民事其論有得有失猶可采者若霍韜并  
有建白則書生不更事者之論不待智者而知其斷  
不可行也

皇上蓋以已洞察之矣豈俟臣等贅言除將夢本擬票

進

呈以俟

聖裁

論慶庶人奏對嘉靖六年

臣某等謹

題今日蒙

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府庶人台滌事情一本  
皇上御批台滌事勘官既問明白事已發落不必又議遷  
徙卿等別票旨來看欽此仰窺

聖明篤念親親惟恐被人妄意擾害即古帝堯親睦九族之意臣等切謂親親固治道所先而地方閭閻重大倘有他變事

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

累朝列聖於各處

宗藩過之小者薄加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查得先次內外勘官所奏白澆罪犯不為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稔惡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仍輕典異日厲階蔓延亦有安化之變節該多官會勘皆欲朝廷割恩正法遵照

孝宗皇帝處置

代王聰和事例遷徙陝西省城居住以消其釁荷蒙

聖明止降做庶人着在府居住又歲給養贍米三百石

恩已過厚台法不知改過自新却有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恣終干紀蹤踪詭秘誠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照先今論奏揆之事體稽諸

國法所引

代王聰和事例最為親切台法所犯比之聰和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遷山西與寧夏之遷陝西亦正相合臣等

擬票所處似不為過况台澎雖稱華爵其內外各衙門  
所管人役不下數千又有土達二百餘名先年不知何故  
聽其府中役使若使原惡不輕本土群下素憚其亮靈  
誰敢不聽其驅使而極邊之地人心易動姦究易集將  
來事變誠有如各官所慮者臣等知之豈敢隱默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依臣等昨所擬票發出施行倘或  
聖心未協乞照今票令各官再議停當奏請定奪務使事  
體穩當不致重貽地方他日惠害伏惟

聖明裁處

論漕運開河奏對

嘉靖七年

臣某等謹

題昨日欽蒙

發下總督漕運都御史唐龍提督漕運總兵官都督楊  
宏各題為修省事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運河關係至重開挑新河應否停止著戶工二部行總  
督河道官會同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并奏內各項  
事情作急會議奏來定奪務要不悞將來歲運欽此  
欽遵備行各官會同總提督河道御史咸應期議得  
新挑河渠規模既廣工議程六箇月今時經三月工完  
五分以上尚該三月挑濬三月修閘蓄水再歷半年

方可濟事即今暑伏方臨疾病易作雨潦又集功力  
難施前項夫役雖云佚道可使不無農時有違正當  
修省之時合體寬卹之意宜將調到夫役散令及時  
務農等因奉

御劄這修河工程即便停止夫役都着放回各官取回改用  
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勤卹民隱之意且挑修新河工程浩大地方見有災傷  
時月又當炎暑聚萬人以供舂鉞之後疾疫易生逃亡  
有所不免正當修省寬卹之時豈宜勞人動衆若此停  
止前工將夫役放回誠合事宜但運河乃京師六軍萬

姓所係一或壅塞不通不一二年百萬生靈坐以待斃  
譬如咽喉壅腫之疾一失治療危在旦夕不比耳目四肢  
之病為可縱緩治之者也百餘年來漕運通行無阻  
雖有淤淺隨即挑濬舟楫即通嘉靖五年間忽被黃  
河橫決衝入運河遂將沛縣地方四十餘里泥沙湧  
壅積為高坵幸而昭陽湖有水糧船由此僅僅達於  
京師

皇上勅命都御史章拯開濬已報疏通不意去年秋間河  
水汎濫又復填壅舟楫阻滯不行始

命都御史盛應期督同郎中柯維熊王大化二員公同各該

巡撫三司等官經理起調人夫已將淤淺去處開通然水勢尚溢起剝拖淺而行率是以往若保且無壅塞之患又何因開挑新河為哉各官之意蓋恐八九月間秋水泛漲河流仍復衝決萬一運河被其壅塞誤

國大計故議奏於昭陽湖之東別開新河一道以防不測以通運道揆諸事勢亦非得已但所費不貲民勞不堪又非其時加以承委官員督責過嚴求効太速以致怨聲載道若不早為停放怨極生變難保必無但令奉

欽依款將各官取回別用則河道一切工程俱各停罷以為卹民誠善矣為漕運計則不可不熟慮也及查各官所議又謂水無常性道有變通舊河之必塞必開預難定執款待八九月間果是河勢順流淤沙不作運道復舊舟楫常通又何言焉若渠隄雖築復衝水道變清終塞故流難復新運有誤則查調河南山東及

中都留守三都司并淮揚各衛應該京操量免一班給與口糧俱於十月初一日督赴新河工所分工從事勒限責成更續前工用彰後績等因以若所言則黃河之為患各官固不能保而來年之漕運各官亦不能不以為憂也查得總理河道大臣自弘治年間以來

一向常設如侍郎崔巖趙璜尚書龔弘都御史李瓚章  
拯相繼管理蓋南自儀真北抵河西務一帶河道俱該  
提督其大要則防黃河之決如弘治七年間河決張秋  
阻滯糧運

孝宗皇帝節遣內外重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  
劉大夏等前去築塞歷一二年所費錢糧至百數十  
萬始得成功所以此官不可不設乃以防黃河之決焉  
運到阻滯河之塞起於前年盛應期之用乃代章拯  
初非多餘添設但循例南北河道各有工部郎中  
一員奉

勅分理工部近因沛河阻塞又奏差郎中柯維熊王大化  
二員聽盛應期委用今奉

欽依各官取回改用似將柯維熊等二員取回而提督大臣  
分理郎中皆先年議設不可無之官也且新挑河渠  
雖可停止而唐龍楊宏等所議將舊河增築渠隄  
挑濬水道分殺上游之勢遏截傍衝之害用功尚多  
况舊河撈淺扒沙日不可缺而各官又於昭陽湖內一  
面開挑河道以備糧船經行亦皆不得已之計故惟新  
河之功可止而舊河用夫不多理勢難止議者又謂當於  
河南孫家渡趙皮寨等處疏濬河流經鳳陽地方趨

淮入海此根本之論提督官原奉

勅諭之所該載目今正在查處間無人總理安能就緒臣等切惟論事不難任事為難停觀坐視之人利害休戚皆非切已信口所談何所不至一但債事則固有任其責者而昔之持議論者則漠然無所干也臣等備員輔導心切憂時因知民力之當寬然尤深念

國計之至重豈敢不盡其言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宜照令

旨將開挑新河工程即便停止夫後都着放回各官合無止將後差郎中柯維熊等二員取回改用仍責成都御

史盛應期督同分理南北河道郎中并山東河南原委二司官員將沛縣舊河增築渠隄務要堅厚挑濬水道務要深濶并葺上流遏傍衝等項悉心整理必使軍民糧運進鮮等項船隻通行無阻不止目前無虞務使日後足恃至於探本尋源疏河入淮以為久遠之圖一面會同河南巡撫官講求方畧擇委官員及時修舉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毋得置之不理以貽後艱到於八九月間若黃河仍前橫決渠隄復衝運到入塞仍會同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或依其所擬查調河南山東等都司并淮揚各衛京操官軍免其赴班



委官督領赴工或仍催調原起各該地方夫役接續前  
工務臻成績先期會奏上

請施行如是則

皇上卹民之念得以少舒而將來歲運之計亦無失矣臣  
等所見如此合無將工部本照

旨批行仍將臣等所奏下之戶工二部議處上

請施行謹題請

旨

上報曰卿等奏復修河事且不可不計夫此河就果成功  
與舊河無異水性無常只可隨其所以制之不可縱此

吏殃吾民也且總督河道官原非定制又非

祖宗成法不過暫設豈可相繼况今盛應期恣縱自肆必欲  
為之五品之上官呼之如吏視之如婢以致逃避自縊孰  
不知之况杜暑之月夫役既遭時疫加以迫楚何以可堪  
柯維熊亦知而見之故應期亦怒彼卿等若說止取回  
柯維熊等是快應期今只宜照舊隨時修濬此事在  
朕與卿等行之不必推之各部議處此工決當罷之  
官取回則免地方坐累如或別委官代若就着唐龍總  
之各專委郎中亦可而此說或謂不可以龍難兼此事  
郎中職小夫人臣肯為國盡心不在煩簡為難崇卑

為忌卿等再加議來勿負朕恤民之意

論漕運開河奏對嘉靖七年

臣某等謹

題臣等昨擬停止開河之議上干

聖聽蓋以挑濬新河之工役民非時當遵

聖諭急為停止而河道阻滯事干歲運則不可不慮且盛應

期初興是役乃據郎中柯維熊所呈具奏該部覆題

奉

欽依施行但起工之後眾口嗷嗷皆謂柯維熊督工太急

用法過嚴盛應期志在求成不能 欲先将柯維熊

等取回以順民情仍責令盛應期區處舊河工程疏通

運道兼如唐龍等二所奏待八九月間審度何河以為進

止此臣等三人之鄙見亦采中外臣工之輿論也昨日欽

奉

御劄到閣

天語諄諄知新河之無益盛應期河道官不須設恣縱自

肆水無常性只可隨其所以制之總督而其大要主於

卹民仰見

大聖人視民如傷惟恐民勞生怨致傷和氣及恐官多人

擾省事惜費以裕民力

聖謨淵深臣下不能不欽若顧臣私憂過計則以漕運

國家元氣所係一年四百萬之儲惟恃此一河以達於京師  
若有阻滯如人身血氣之疑滯咽喉之壅塞固難以尋常  
之疾視之且沛縣河道百餘年來通行無阻比歲黃  
河衝決運到沙壅上廡

聖懷命官疏理都御史章拯用工兩年塞而稍通通而復塞  
去歲下秋之間群臣咸以為憂故尚書李承勛胡世寧  
唐事霍韜黃綰等皆疑舊河之不足恃故別有興作  
以為善後之計連章累瀆俱下該衙門議處

皇上乃采衆議起威應期於廢棄之餘付以提督重人本  
官半年有餘以身任勞蓋亦憂舊河之不足恃故一面  
疏濬舊河以通糧舟一面開挑新河以防不測意非不  
善柰何計慮不審籌度失宜又委用柯維熊等專務  
嚴急以求速効明知歲暮將臨不將人夫斲為踈放以  
致物議沸騰怨聲載道比因修省廷臣會議首及此事  
柯維熊恐責將歸已乃開具揭帖投送各衙門歸咎  
他人以掩己過不知首建此議者誰歟督工欽怨者誰  
歟故

皇上一覽唐龍等之奏即欲停止工役踈放人夫取回雷河

官員

聖斷赫然誠有不可易者但聞今沛縣地方數十餘里河渠  
雖通而泥沙尚壅迤挑迤積舟舡所過俱剝載磨盡  
百夫拖拽而行是豈可謂通行無阻乎幸今山陝地方  
亢旱河流不甚涵湧若秋水泛溢橫流衝決泥沙淤積  
壅為平陸則京儲何由而達故新河之役可止而舊河不  
能一日不用工新差卽中可以取回而提督堂上官似不可  
缺慮應期不堪易用其人可也廢其官則不可也一時之  
勞費不足惜而百年之運道為可憂臣等今日不極言  
之臣日致悞

國計亦安所處其責欵且提督河道之官必常在河渠往  
來督理庶賊業有事若漕運都御史總理天下糧儲  
常在淮安駐劄魚巡撫鳳陽淮揚廬州等府地方  
民事亦多勢難兼理卽中官卑事干河南山東各  
省似亦難節制必須照舊委任侍郎都御史一員提  
督整理俟後運河復舊舟楫通行糧運無阻之日方  
議裁革此臣等議

國憂時不敢不言亦不忍不言之忠也其款下該部議處  
覆奏者非敢有所推委但戶部總理

國計恐它日致誤歲運將有辭可執日前事皆出

聖意本部未嘗與聞亦得迨其責矣及照所挑新河之

有益無益臣等固不能遠度但據唐龍楊宏所奏則  
黃河之後患固不能保而新河之當開當止各官亦未  
嘗有定見焉謹將原奉批

旨封

進伏乞發出該部速行彼處將工程停止人夫踈放其各  
處應取應留仍令該部會官議處覆奏定奪庶使  
民勞少紓而歲運大計亦終有所託矣謹題請

旨

論漕運開河奏對嘉靖七年

臣某等謹

題昨日欽蒙

聖諭以臣等所擬尚書胡世寧本內擬票其一欲復盛應  
期重黜柯維熊不過以世寧過稱應期之意恐於公  
有碍欲臣等明白說來臣等聞

命不勝愧懼比者

皇上以盛應期所開新河安擾百姓浪費民財故因吏部之  
奏令其并柯維熊俱冠帶閑住仰見

大聖人視民如傷懷保小民之意而盛應期處事不審任  
用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自有應坐之罪

聖明所慮誠不為過而胡世寧乃有此奏臣等蓋推原其

故矣沛縣河道乃百年以來之所通行不意前年河水衝決泥沙淤塞數十里之地壅為平路致將糧運

并

進鮮舡隻阻滯不行中外人心法法謂此咽喉之疾不急治之禍患將不可測荷蒙

勅命侍郎章拯濬治已報疏通次年河水仍復衝決又行阻滯二年糧運猶賴昭陽湖水雖淤塞尚可扒疏而行不然事勢危急不知當何處也比時胡世寧并尚書李承勳被

召而來經過其地相度事勢詢問彼處官民皆謂舊河難恃多淤於昭陽河築堤為夾河一道以通運舡又慮黃河水勢衝漫則昭陽之湖亦不能保不淤塞故欲於河東開濬新河以通運舟唐事霍韜等亦復懇切具奏各有議處各官之意豈不知興工動衆勞費不貲怨讀未免蓋深慮

國計之重

國家命脉所係思患預防有不得不然者無非忠

君愛國之心也既而感應期受

勅督此事乃集合衆議一面挑濬舊河奏乞將衆議新河自沙河口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興工挑築然亦

不敢自專具奏上

請有

旨着工部會集廷臣議處復奏報可而後施行原擬工程六箇月本官任事太勇求效太速五六月盛夏之時不行變止聚萬夫以供版築之後疾疫死亡有所不免而柯維熊以嚴苛刻厲之人佐之謗議由是以興偶因今年山陝大旱赤地千里黃河水小無瀰漫衝決之勢舊河稍加挑濬已可通行經過士夫及本處軍民遂謂舊河儘可通行何至復開新河以勞民力任耳目之見如出一口而深慮遠謀之人亦不能無也且百年

舊河通行如故而欲浩大起工以開新河雖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任事者之罪將安逃哉但將來河患非人所能逆料倘或河流泛溢仍似前二年橫流舊河再被壅塞則東南軍民糧運何由而達京師三軍萬民之命何所相託此是理之所有者不可以不慮也四五月間廷臣因修省會議欲將新河之工停止事下漕運衙門勘處續該都御史唐龍總兵楊宏具奏皆謂河工宜暫停止但求無常性道有交通舊河之必塞必開預難定執欲待後再看水勢若渠隄雖築復衝水勢暫通復塞故流難復新運有誤仍要查調人夫赴工所分工從

事勒限責成更續前工用彰舊績則固未當以新河為決不可行也臣等先於六月間已兩次備陳委曲

上

上聞矣被柯維熊者將公事不行明白具

奏松開揭帖投送當道或甚言應期開河害人之致然而其開送戶工二部及胡世寧處揭帖則報新河已開一百二十里止有二十里未及原擬尺寸其反覆奸詐昭然可知今舊河已通新河已經停止不容復議盛應期處置乖方已經

宸斷不可復用而胡世寧之意則以任事為難如盛應期

雖不能無過而其勤事奉公則不可泯且以先嘗建議引咎自歸款與應期同受其責此亦大臣不沒人善不掩已過之心而臣等所見畧與之合故以三票上

請者非欲為盛應期之地實恐沮將來任事之志且以為

它日運河

國計緩急之謀耳所擬二端伏乞

聖意擇而用之奉

諭不敢以不實對謹具題

知



論都御史姚鎮辭職奏對

臣某等謹

題前日擬票姚鎮辭職辭

恩典二本非奉

御劄以臣等之意乃為還有鄭潤與朱麒三人同事何止  
姚鎮一箇間

命驚鬼神兔飛越無地自容臣等位忝股肱仰承

陛下信任若有所見自合盡言豈敢援鄭潤朱麒以解  
姚鎮是自干冒

上之罪矣臣等愚昧本以各官同有地方之責朱麒係是

統兵主將見在軍前又有巡按御史劉穎隨軍紀驗  
功次若田州首惡未擒地方不靖鎮守巡按豈肯扶  
同姚鎮曾本具奏且岑猛父子蓄亂已十餘年肆惡  
背恩分兵據險奪印殺官大逆不道王法之所不赦先  
年鎮巡官員連章具奏要調大兵征勦姚鎮到彼未  
久即往督征乃以身任其事協謀鎮巡調遣主客官軍  
破其巢穴戮其首賊餘黨潰散少雪地方之憤亦可憐  
服土官土人驕橫之心不為無功但計慮不周散兵太  
早防範疎闊又急於奏捷憂叨

恩賞以致餘黨復叛擾害地方罪責誠不可辭

陛下雖能其官乃不真言其罪只就本官辭章許之  
天地曲成之德可謂厚矣且蠻夷得詐誠如

聖諭其意當慮蘇主受革思其故主惡其舊策因見罷  
兵復行叛逸固亦夷情之常若再遣大兵加之自然寧  
妥蓋叛亂既非一日之積則平定亦非一時能收全功  
切聞正統年間雲南麓州思任發反叛

先朝欽命兵部尚書王驥等統領雲貴川湖大兵十餘  
萬征之暮年而克王驥等班師回京之後麓川復叛  
再遣本官督兵征剿前後數年方得無事蠻夷猾夏  
大率類此不比達賊倏來倏去不能久住者也且施鎮

既該石金節次輪奏自難安其戕荷蒙

聖明簡任王守仁往代本官威望素著固可倚之成功臣等  
切慮施鎮既去守仁未來交代之間事無統紀大兵既  
集一聞此風各該領兵官未免解體正中夷黨奸謀因  
而大肆猖獗失陷地方急難收拾所以石金奏內乞要推  
選素有才望大臣前來施鎮仍候接晉之日方許離任正  
為此也今各邊巡撫雖有陞調事故不得交代不敢擅離  
况於臨敵易將之時乎且別項事情止據石金之奏鎮  
巡等官未見奏報廣東巡按御史亦未有言其有無成  
功壞事及功過大小皆未可知若王守仁到彼公同兩

處巡按查究地方失事果重則姚鎮之罪不止罷官  
雖重加削奪亦不為過若無大疎虞功多過少或功過  
相半

聖明自有區處臣等股肱大臣受

恩深重豈敢私厚姚鎮以壞地方之事但稽諸事体當若  
是耳至於

恩典之錫不止鎮也而偏將以下各鎮大小官員及湖廣土官  
土兵沾

恩俱多恐准姚鎮辭免則一般受賞人人自疑或生缺望後  
來難以責成臣等愚意蓋為此也今已仰遵

聖諭票上姚鎮致仕家

恩典准辭王守仁着差官催促令其聞

命就道不必辭避已該載

勅諭中矣但臣等大馬寸心不敢不自白於

君父之前謹俯伏待罪謹具題

知



閣諭錄卷之三

奏對

論拜災急務奏對 嘉靖八年正月



臣某謹題切見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長庚妖星出見白氣亘天形如尺帛半月餘方滅嘉靖八年正月朔一日午後風霾大作天色陰晦夫十二月十七日乃立春之辰正月初一日為一歲之首有此星變之妖霾晦之慘誠為災異

皇上下詢臣等欲聞可急圖之事臣等備員輔導等變調無狀以召茲災又不能先事論列至屢

綸音下詢若復有所隱而不盡其言則蒙蔽欺罔之

罪何可自贖臣等聞之克謹

天戒夏禹謨訓迪畏

天顯高宗盛德

皇上嗣極以來凡四方奏上災異必惕然警勵引咎自歸

或宮中

露告或遣官祀禱側身脩行惟恐不及且降

勅羣臣同加脩省

一念誠敬宜可格于

皇天感日和氣然而災變恠異在在有之旱乾水溢幾

遍宇內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有

亂者是也臣等伏聞洪武年間我

太祖高皇帝因災異諭羣臣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居

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為祥者災祥之

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又嘗

諭四輔等曰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

懼蓋謹惧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

豈能免禍又嘗伏覩我

憲宗皇帝因星變詔曰天道與人事相為流通必人事乖

違斯

天道不順爾文武百官能與朕共天職者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六科十三道付託九重凡百一應弊政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各具實陳奏無或顧忌朕將採而行之於戲

朕謨洋洋嘉言孔彰所以開

聖子

神孫之大業而延長我

國家無疆之祚者端在於此

皇上之心即

祖宗之心而其言即

祖宗之言先後一揆無間然矣臣等切詳災變之來雖有不一大抵皆陰盛陽衰生民愁苦之狀夷狄猾夏之徵盜賊竊發之兆消弭之道存乎人耳古者撤樂變服亦是彌文脩省祀禱或應故事

聖諭云只可務實而不可循事虛文誠得畏

天之道矣臣等伏而思之

皇上正心克己之功無間隱顯

講學勤政之益日有光明率而行之持久不變  
百世臻

盛治然而政事之闕失或未盡協於人心用舍之愆違或未

盡符於公議公卿無執奏之公臺諫無敢言  
之氣民隱未達

天心未順豈無其由伏願

天語丁寧戒飭百官益加脩省大臣敦和衷之化無懷悖  
害之私庶官屬庶耻之風毋徇阿比之習官守脩  
職言責盡忠盡

祖宗之法勿持異說以揚己以才難為念勿尚苛刻以病人  
皇上尤宜嚴忠良邪佞之辨

操威福與奪之權任賢必望其格心聽言勿罪其  
逆耳

上下一德專以愛養民力護持元氣為主共成博大之俗以迓

熙平

之治如是災變不弭

天意不回未知有也臣等不勝誠懼激切之至至於所當急  
圖之事畧疏數條于後伏乞

聖明省覽采而行之謹題請

旨

一恤民窮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君道莫大於卹  
民未有不得民心而可以治天下者仰惟

皇上勤恤民隱懷保小民凡一

詔令之頒未嘗不以民窮為念救災卹患惟日拳拳蠲放  
賑貸無所吝惜文王之視民如傷武王之如保赤  
子誠不過是去年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湖  
廣等處節報災傷南直隸山東淮揚蘇松等  
處亦多災少熟

淵衷惻然靡寧大霽沛

仁恩出乎常格發太倉官銀不知若干萬引往時止免存  
留故小舉大遺所濟者寡而今起運錢糧一  
併免免矣往時蠲放仍令巡撫處補故拆東  
補西民無實惠而今許給發官銀補之矣但

恐有司之奉行非人上司之督察未至今出於上  
而格于下

恩施於近而遺於遠又聞各處多有官吏賣緣為奸弊  
端百出有免令既下而復徵有徵令已出而以例  
獲免所謂黃放白催誠有如昔人所言者况開倉  
徵糧之時良民惧法者即罄所有輸納身受飢  
寒而利歸胥吏至於賑濟之弊尤多有力者冒  
名多給及為貿易之資寡弱者枵腹守候橫  
屍倉廩之下官不得人往往至此宜令戶部備  
奉



欽依明文馬上差人分投齎送有災地方巡撫巡按轉行布  
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嚴督有司蠲免必明白出  
給告示開寫或全免或幾分的數使細民盡知  
勿為奸人所欺若有先曾輸納者准作下年之數  
賑濟務委的當人員管理或驗口給糧或隨宜設  
粥務使貧民人人沾惠毋使豪猾之手若有司  
奉行未至致起弊端即便挈問罷黜巡守官不  
行用心督察者撫按劾奏治罪夫民心與  
天心相與貫通民心悅於下則  
天道順於上化災為祥有不難矣

一條武臣聞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傳曰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昔周成康之時何特也周公之告成王  
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  
表罔有不服乃公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勿壞我  
高祖寡命夫周召豈導其君以勤兵好戰者  
哉但恐盜賊姦宄乘時竊發不得不預為之慮  
耳昔唐之中葉宰相以天下無事議兵甲武備既  
弛藩鎮叛臣相繼拒命莫之能禦而唐遂以  
亡元之末年臣惟主招安之說而不脩武備其後  
群寇競起荼毒中原生民魚爛我

太祖始克起而戡定之正德初年劉瑾竊柄盡革各處  
巡撫兵備之官不復講武未幾盜賊橫起山東  
河南山西江西四川諸處攻誅屠邑殺人盈城流血  
蔽野五六年間不知糜費若干錢糧用兵不得休  
息正德六年各流賊攻擾近畿州霸州固安等處  
輦轂之下白日戎嚴不得已至於調遣宣大延綏遼東邊將  
統領邊兵協力誅剿兩逾歲而後除之幸而其時  
各邊無寇賊之警故因邊兵可掣不然外有強虜  
內有劇賊事執之危何可勝言

聖明在上固非正德年間之比但今災異疊見皆陰盛陽微  
之象夷狄盜賊皆陰類也况西北之虜寇方殷川廣  
之蠻夷未靖各該地方大荒之後寇賊嘯聚之患  
難保必無比者

皇上銳意脩舉團營軍務誠得聖王制治保邦之意而各  
該臣下建白亦皆以選將練兵為言但議論雖多  
而實效則鮮伏願

勅內外文武提督團營官員務要照依原題奉

欽依事理每營各挑選精銳官軍另項操練仍於邊將中  
量推謀勇慣戰官員充坐營官有警就令充  
參將遊擊統領所操官軍防禦截剿則兵將

相知威令易行而成功可必彼中原不逞之徒聞之自然悚懼不敢萌非望之心所謂上兵伐謀先人有奪人之心者是也近年屢有

旨推舉將才各該官員避嫌畏謗無有舉者仍乞

勅下六部科道等官廣詢博訪武臣中孰有折衝禦侮之畧文臣中孰有濟險應變之才從公推舉以俟

聖明簡用儲之京師一遇有警則精兵統兵之任隨取隨足不患乏人如是自足以杜

朝廷尊嚴之勢而懾服奸雄之膽不然臨事而求人譬之鑿井以救渴不及於用矣

一惜人才昨者吏部都察院欽奉

聖旨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帝王赦小過重絕人故

天下無棄物近年在朝大小諸臣因論議阿比多獲

罪戾黜罰既久豈無能自省改之人吏部通查但

係進言獲罪公事註誤官員有才識可用能自改

悔的開具事由奏請定奪朕又見天下司府州縣

官員比年考察頻煩進退太數以致人無固志改

多苟簡茲當考察之期吏部都察院務秉

公明偏私求備毀譽亂真如果貪淫酷暴實

跡顯著老疾罷軟鞭策不前的照例黜退不可

姑息其或因一事之失一人之言事出傳聞賢否未定的寧姑存留以稱朕愛惜人才之意欽此明命一下中外臣工翕然稱頌自古帝王用人圖治之道莫切於此竊惟近年建言得罪公事註誤被黜者頗多其才識可用能自改悔者豈無其人吏部以求賢用人為事待其後容訪察斟酌議擬以俟

聖裁伏願

皇上聖度包容隨才器使於政化必有補益但朝

覲官員吏部已照常例會同都察院考察點調大小四十餘人未奉

明旨定奪臣等聞尚書桂萼等訪察周祥去取嚴密蓋亦盡心力欲不使有遺憾矣天下之大設官何止萬數吏部安能一一周知其所黜革非稽諸撫按官節年之考語則采士大夫之言論夫撫按身臨其地親見其為人親得其行事聞報宜真而亦未免有失當者則在逢迎催科能否之間然不過十之二三耳至於旁人之論多出傳聞彼循理守正者是惟不言言則必當其中人以下之徒任耳承訛或始起駝駝而卒至於萋斐部院一時未察而遽信之一遭黜革終身不齒會寬抱憤亦足致災

聖諭云一事之失一人之言事出傳聞賢否未定事姑存

此

天地好生之仁也但

命下稍遲考察之去留已定

至仁大德鬱而未宣臣子之心竊有未安且如先年黜退如  
徐盈彭占祺施儒揚必進大臣節奏以為屈柳  
拘於禁例不當施行夫與其論奏於數年之後  
盍若伸理於被黜之初乎查得嘉靖六年十月  
內該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等論奏貪事彭  
占祺事情節該奉

欽依朝覲黜退官員已有

累朝禁例難以輕改今後果有執法被誣奪職的許大臣  
言官即與他論辨吏部仍查可否具奏定奪欽  
此合無遵照前

旨許大臣科道官待考察本出之後果有執法被誣奪職  
者從公為之論辨毋得顧忌吏部查訪可否具奏  
定奪此後不許援例有言如此則屈抑者既有可  
伸之望至而考察禁例亦不至於有所妨礙矣其  
被黜官員若有妄自陳乞援擬拾以圖僥倖  
者查照見行事例問罪發遣施行

一銜言官臣等切推言路之在天下猶八身之有血氣血氣一日不流則聽視壅閉心膏痞塞而其身危矣言路不通則政事之闕失何由而知而知民情之利害何由而達官邪無從而糾奸宄無從而發

國何以為國乎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取人為善惟日不足聽言納練雖小不遺棄何言事之臣昧於大體悉於所聞不究是非率易妄奏者比比有之坐是間有默請其言之當理者蓋未嘗不嘉納而采行之也一二年來科

道緘口結舌不肯盡言

聖明嘗導之使言多無應者縱或有言亦非急務若是則安用科道為哉切見

先朝每有災變科道官必相率進言或論劾大臣或指陳闕失雖不能盡行而

國體固存元氣攸賴今變異若此茫無建白

皇上之求言雖切而科道之直言未聞有

者如是而忍負之乎伏乞

勅下各官務須明目張膽審審諤諤論天下事凡利弊之當興革缺失之當脩補一切拜災救荒可以感

召和氣之事盡心言之無或顧忌

皇上虛懷聽納言之善者即賜施行或有未當亦乞逕候  
如是則代奸度慝無地自容隱憂積滯漸以消  
釋而民生不患其不阜

天意不患其不回矣

上報曰卿等所言具悉忠愛卹民窮脩武備戶兵二部便看  
議了來說務要着實施行不許虛應故事人情  
才已有旨了科道官以言為職各着有聞見者  
即行條例奏來朕自采擇勿得隱默畏憚負朕  
求言之意亦不許牽引私弊誣枉奏擾該衙

門知道

論查革官員奏對嘉靖八年

臣某等謹

題臣等昨者欽蒙

諭問謬有陳奏荷蒙

采納批行伏覩

欽撰勅稿謹嚴切要今日又承

聖諭敬於二十一日

發出午門前宣讀文武百官悚聽省愆補過臣等仰窺淵衷  
急於卹民弭災要務誠無出此然今日卹民正在蠲免賑濟

二端

皇上之仁恩至矣而有司奉行者容有未至因而作弊亦多以致小民未得盡沾實惠

程諭欵差錦衣千百戶一員前去查勘蓋慎防奸弊之意但錦衣官員出外謹慎守法者固有而貪員贖害人者不無正德年間官校四出地方騷動足為明驗今若於被災去處有此差遣誠恐官吏畏禍巧於奉承小民間風或生警擾所勦功罪未必盡實本以弭災而反致災巨等切謂只責成各該巡按御史適歷所屬嚴加訪察若有前項奸弊就便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則自足以警動人心矣惟復差給事中一員錦衣官一員會同查勘蓋兩相兼制彼此防閑不敢作弊主於安靜不責煩擾也脩武備已悉

聖意二事併待戶兵二部覆奏請

旨定奪至於官多人擾誠有此弊宜以

聖意傳出吏部着會官議擬應查革者奏請查革然臣等於是意有未盡敢為陳之古帝王建官因時制宜損益不同唐虞民淳事簡故建官惟百而已夏商世變事繁建置加倍至成周又非夏高之比其在



王朝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每卿六十六卿三百六十屬  
視夏商則又倍之而四方諸侯封建之國各有官屬  
不與焉自秦罷侯置守及漢唐以後設官置吏日  
漸煩多視成周何止數百餘倍蓋事勢有不同不得  
不然者耳我

太祖稽古建官酌煩簡之中而損之載諸執掌亦不減漢唐宋  
之數百年以來生齒繁殖政務益多舊額之外旋  
有增設皆出臣下之所建白

列聖之所裁定今雖有當革者諒亦不多伏讀

聖諭曰人臣肯盡心何事不成此不易之言也顧凡厥有官職見  
不同才力亦異被識明才敏者一官可兼數事其閑且  
劣者獨治一事七恐不及今觀吏部都察院考察除  
貪酷罷軟不謹外才力不及者二百餘員此等官員  
乃欲進而不能非能進而不敢也然革一官終省一官之  
費所謂能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耳今擬傳帖稿上

進伏候

聖裁

論補縣令奏對

臣某謹

題昨日欽奉

聖諭朕覽尚書方獻夫奏陳拜災之宜數事內多取進士一節  
朕欲與卿等別議行故說知道了朕惟多取進士以為  
所缺縣令之補此為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  
之不遠實因一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  
為所輕而亦豈不在人才乎又如進士之保守身名  
者固有而恃名縱驕為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  
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才能廉  
潔為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勵上司不許自為輕  
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才亦民或得安利之日也欽  
此臣等莊誦再三仰見

皇上洞燭人情精察政體如此豈臣下所及臣等初見方獻  
夫奏內舉人自待不遠之言深謂不然夫舉人乃甲  
科之遺才天下舉人新舊約四千餘人豈能盡羅  
天下之英才故今年下第舉人即來年進士人品學  
識本不相遠豈可於授官之後遂有輕重之別乎  
且舉人非自待不遠乃上官待之不遠耳近年取人  
偏重甲科進士為麗縣但能守官甫及三年即得超  
擢亦有不才而得被擢命者舉人縱有異績多不得  
旌舉歲貢較之舉人尤為難得夫歲貢又舉人  
之逸才豈可以是限之今進士作官固多卓異

而貪酷軟懦者不無舉人豈皆庸常歲貢豈皆老懦而庶能強幹志圖向進者亦多惟上官之禮遇既殊銓曹之陞用亦異中人之性其不改行易節者幾希矣及照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所屬縣分共千一百三十餘處當用知縣一千一百三十餘員進士所取不過三四百名除選任兩京外當選知縣多不及二百員若必以進士方為好官乃能安民然不過十分中之二耳此外縣令豈可既用貪懦之官以害民哉惟上之人鼓舞之有道則不拘進士舉人歲貢比自能慎其所自立而民之受惠者亦多矣今各處地方災傷考察之後知縣員缺數多合無遵

聖意傳

旨說與吏部將各處知縣員缺除進士外舉人監生相兼考選除用仍令吏部通行各處撫按官各轉行布按二司官凡巡歷去處於縣令不拘何項出身俱要禮待不得輕易凌辱舉人歲貢有治行得民心者一體旌薦進士有貪懦不職者不得濫舉吏部推擢人才亦無偏重甲科舉人曾經旌薦者與進士一缺行取選授科考部屬等官歲貢有治聲者與舉人一體推補府

佐州正員缺如此則人知有向進之階自然樂於脩  
職不敢怠政虐民以甘取黜之典矣臣等所見如此明  
日當撰傳帖稿上

廷伏乞

聖裁

論請禱奏對嘉靖八年二月

臣某等謹

題仰惟

皇上以光陽請禱未應深自引咎以為誠或容有未盡且引來  
景公焚惑退舍之事

諭示臣等竊惟災變由於

天感召存乎人然

天道遠人道邇

天心仁愛

君臣上下固當脩人事以應之而亦不敢取必於

天以要夫速效也但積誠既久感召自乎此理之必然者耳傳稱

宋景有君人之言三而焚惑自退三舍恐未必然乃  
史家傳疑之說前此輩儒者已辨之矣

陛下引躬自責上同成湯側身脩行宣王有不足為者宋景公  
之事未足為道惟願益嚴畏

天之誠無替恤民之意

念慮所孚

精神所格澍雨之應當在旦夕臣等倘有所見當尚披瀝奏聞

論赦書奏對嘉靖八年二月

臣某等謹

題昨日節該

聖諭赦者幸奸此決不可易之訓今之計或可於十三省及南地  
兩直隸分差官刑去清審見問獄囚輕者即便發  
落疎放事係重者星馳奏聞區處亦足以釋獄滯  
而召和氣耳與赦無異欽此

臣等莊誦再三仰嘆

皇上所見所慮甚當但卹刑一事主於極民之極以速為貴今  
當暮春之時夏月將近若行各衙門差官必在一月之  
後方得起程恐致稽緩合無傳出都察院備寫  
旨意公文着兵部馬上差人星馳齎去各該巡撫巡按處交  
割依限施行今擬傳票稿上進伏乞

聖裁臣等原奏仍乞

聖明留中省覽

論常盈庫奏對嘉靖八年

臣某等謹

題昨日欽蒙

聖諭常盈庫銀兩亦多用過之數既開見在者亦當開奏  
又聞後府柴薪銀亦多例無科道查理恐非所宜  
亦當用科道監收庶革官弊又但係有錢糧衙門  
亦欲令其通行歲報庶得有知亦或備急補之用  
欽此臣等切惟

皇上留意錢糧蓋欲革官弊以裕國用誠為急務夫天下  
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  
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常盈庫既多出入見在之數

俱當開奏臣等素聞後府柴薪銀兩半歸私門前  
年偶一告發經歷蔣履坦被提問理該監追銀四  
千餘兩至今未完又聞事雖發於履坦實則堂官  
之侵欺為多也即此一事其它可知

聖意欲委科道查理甚當又但係有錢糧衙門欲令其通行  
歲報稽考以備急補之用尤為合宜且如圍營草  
場子粒銀兩俱為提督把總等官侵用茫無稽  
考若清理有道一歲可得萬餘兩歸官夫以軍民  
膏血之餘官不得用而徒為姦豪漁獵之資誠  
可痛恨計不出此而徒厚斂於民可乎

聖諭及此臣等不勝慶幸明日謹撰傳稿進

呈以俟

聖裁

論邊務奏對 嘉靖八年三月

臣某等謹

題前月傳聞寧夏官軍失利損折數多臣謂必是寧夏遊奇等兵截殺衆寡不敵以致失事近見鎮巡等官奏報本乃知是黃河之西賀蘭山下經過之賊且彼處地方一面阻山一面阻河營堡相連溝渠參錯自來止是零賊剽掠並無大數言所以百十年

來無大失事今聞套賊一枝假道寧夏方將越賀蘭山往莊浪西搶殺總兵官杭椎等輕率出兵無有節制卒遇大賊去鎮城不遠又不多發官軍策應以致軍士被其蹂躪落山崖而死者甚多對陣死亡不知若千的數馬疋盔甲盡被搶奪沿邊人畜橫遭殘害飽其所斂而去夫賊之初來失於哨探發兵大易號令不明可知及其交鋒在陣者不能奮勇力戰策應者却又逗留不進坐視殘傷緣總兵官趙鎮奇兵遊擊李勳遊兵各有二千以上之數又有各堡按伏之兵全無一級斬獲大遭喪